

<<无风之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无风之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2508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2504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李锐

页数：17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无风之树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本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；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，各系列卷数不等，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。

本套丛书一共收入了作者的八部作品。

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《厚土》开始，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，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。

《厚土》是我的成名作。

严格的说，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《厚土》开始的。

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，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。

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：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。

但是，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？

怎么才能算是深刻？

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？

“自己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？

这几个问题一问，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，其实很苛刻。

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，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，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。

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。

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。

但是我相信，无论多么独特、独创的写作者，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，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。

讽刺的是，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，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。

因为，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，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。

我是和文革以后的“新时期文学”一起成长起来的。

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“创新”的时候，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：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，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；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“接受再教育”，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；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，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、没了土地的农民；从排着长队用粮票、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，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、名品专卖店；从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的自我封闭，到高楼林立、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；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。

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，之剧烈，之深刻，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。

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，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。

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，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。

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，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。

有人宣称，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。

在这个时代，经典被读物取代，独创被复制取代，欣赏被刺激取代。

总之，在“作者死了”之后，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。

可是在我看来，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。

这种本能，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，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。

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，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。

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，权力的剥夺，金钱的驱使，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，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，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。

刻骨的生命体验，勃发的想象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，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。

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，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“盛世”。

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，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。

唯其如此，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。

## <<无风之树>>

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，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，很单纯也很单调。写的东西也简单，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。如此这般，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，眨眼间，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。真快。快得来不及感叹。所谓的反省和反抗，在落到纸面的同时，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。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“创作是个人事情”。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，也很像那只啣来石头填海的笨鸟。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。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，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。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。

## <<无风之树>>

### 作者简介

李锐，男，1950年9月生于北京，祖籍四川自贡。  
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。  
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，先后做过六年农民，两年半工人。  
1977年调入《山西文学》编辑部，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、副主编。  
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  
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。  
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，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。  
系列小说《厚土》为影响较大的作品，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第十二届台湾《中国时报》文学奖；并被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为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。  
出版有小说集《丢失的长命锁》、《红房子》、《厚土》、《传说之死》；长篇小说《旧址》、《无风之树》、《万里无云》、《银城故事》；散文随笔集《拒绝合唱》、《不是因为自信》、《网络时代的方言》。  
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，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、英文、法文、日文、德文、荷兰文、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## &lt;&lt;无风之树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六祖慧能在法性寺指着那面迎风招展的旗子，对众僧解释世界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

” 政治家毛泽东宣布说：“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

” 矮人坪村生产队长曹天柱无论高兴还是生气，都只用一句话总结世界：“我日他一万辈儿的祖宗！”

” 拐老五在人生最后一瞬间总结世界的时候，只用了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其实只是被他弄出来的一个声音，那只被他坐了许多年的小凳子，在倒下去的同时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响声——“咔当”。

—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土崖的下边，看着远处的背影。

一步一颠的，越变越短，先是腿不见了，然后是腰和身子，最后灰黄的塬畔上只剩下一颗晃动的头，只晃了两下，头也不见了，像是沉进了一片看不见底的浑茫的深渊。

他想，刘主任这是下沟了，得下十五里。

他忽然觉得眼泪要掉下来，他就在心里骂自己，你他妈哭个啥呀你！

你怎么这么不坚强呀你！

可还是没忍住，眼泪还是流了下来，嘴角上咸咸的。

他死命地咬着在嘴里流来流去的咸水，对那个已经根本看不见的背影在心里叫喊，你这样做根本就是丧失立场，我是来改天换地来的，我爸爸是烈士，我是党的儿子，我跟你怎么能一样？

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。

你哪知道呀你，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。

你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？

我必须得做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！

你别以为我不敢干！

太阳早就沉下西山了。

浑茫的土塬上弥漫着折射过来的冷澈的青光，暗幽幽的。

天很深，远处层层叠叠的山也很深。

辽阔的空旷之中，你分明能感觉到漫天的青光压下来的分量。

土崖顶上几只归巢的乌鸦呀呀地盘旋着，把空旷和寂寥一声又一声地编织到崖顶的枯林里。

他舔舔嘴唇，又想，刘主任得摸黑了。

插在衣兜里的手一直紧紧地捏着那几张叠起来的纸，刘主任把这几张纸递过来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说，苦根儿，给，这是几张空白介绍信，你可别小看了这几张纸，这是公社党委对你的信任，是党给你的权力，你是烈士的孤儿，党就得依靠你这样的接班人。

他没说话，翻起眼睛看看刘主任。

刘主任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可刘主任想和他绕个弯儿。

刘主任说，对，不叫苦根儿，叫赵卫国，赵卫国同志，矮人坪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事情就全靠你了！

将来要是需要搞个外调，到县委办个手续啥的，这几张纸就能顶事，还有什么困难尽管向公社反映。

公社党委早就知道你的入党申请了，好好干，在大风大浪里干出成绩来，我给你当入党介绍人！

刘主任说得很慷慨，说完又笑了，一边笑，一边还把手伸过来在他肩头上使劲拍了拍。

他还是没说话，还是只把眼睛翻起来，心里一阵雷鸣电闪。

我用不着你给我打气，阶级敌人是明摆着的，我一把就能把他揪出来。

我来这儿已经六年了。

我是主动要求来这儿的。

你们哪能理解我？

我就是我爸！

我替我爸来改天换地来了。

可你为什么非要睡到暖玉窑里？

## &lt;&lt;无风之树&gt;&gt;

暖玉和阶级敌人睡，你来了又和暖玉睡，你当主任的和阶级敌人睡一个女人，你叫我怎么斗争？你还介绍我入党呢你，你自己就不够格儿！

刘主任很仔细地着他的眼睛，刘主任心里很清楚，这个弯儿自己不能再绕了，绕不过去。

刘主任再一次笑起来，刘主任现在只好自己对自己笑。

刘主任说，你还小，还没娶过媳妇，不知道熬媳妇是啥滋味儿，你哪知道这些事情呢。

暖玉那儿收拾得又干净，饭又做得好。

咱这穷地方，把革命工作做完了，就没啥干的，就没啥娱乐的。

我来矮人坪下乡，哪回也是住暖玉那儿，暖玉院里是两孔窑么，我住一孔，暖玉住一孔么。

行啦，就这么个事，你就别盯着我啦，还是把这回的阶级队伍清理好吧。

刘主任终于说出来想说的话，终于不再绕弯儿了。

刘主任说完了想说的话，摆摆手，走了。

走了几步又转回身，刘主任说，卫国，咱们光说清理阶级队伍了，上回给你说的那个媳妇到底行不行？

你咋也不回个话？

他的脸立刻涨得紫红紫红的，莫名的愤怒和尴尬立刻添满了胸膛，他挣扎了一会儿，才从这紫红的愤怒和尴尬中挣扎出一句话来，他直盯盯地看着刘主任说，我不娶媳妇，女人都是妖精！

刘主任就又笑了，你看你这孩子，我不过是替别人问问，就这么大的火气？

不愿意就算啦，也好，一心一意好好搞运动吧。

说完，刘主任就一步一颠地走了。

他就站在土崖底下目送刘主任。

从西山背后折射上来的阳光，又清冷，又干净，把冬日的土塬照得空空荡荡的，冷冷清清的。

空荡清冷之中一眼就能看出上百里远。

头顶上，乌鸦们还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。

他没抬头看它们，不用看他就知道，飞来飞去的乌鸦一共是七只，六年来他在村口数过无数遍了。

原来是五只，现在是七只，总共只有七只。

飞来飞去乍一看好像挺多，其实就是七只。

可为什么是七只不是八只呢，那一只单的怎么办？

跟谁搭窝呢？

年年下蛋，年年孵小的，孵出来都上哪去了呢？

都叫蛇吃了吧？

肯定有条胳膊粗的黑蛇缠在树杈上，张开大嘴，蛇信子老长，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，都吞了，小鸟们连叫唤一声都来不及，真可怜呀，太可怜啦，这么多年就活了两个。

鸟们就不知道飞，远远的飞走不就完了吗，咳呀，六年才活了两个，六年得多长呀。

你们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？

你们怎么能理解我？

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。

你都知道暖玉和阶级敌人睡了，你为啥还要睡到暖玉窑里，你还是领导干部呢，你咋这么不争气，你咋这么没立场呀你？

！

我入党不用你介绍，娶媳妇也不用你介绍，你哪能理解我呀你？

你哪知道呀你，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。

你别以为我不敢，我非做了这件事情不可！

即使我不做，赵英杰也会做的，赵英杰会毫不犹豫地要把这件事情干到底的！

四下里再没有别的声音，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动，一切都深深地凝滞在冬日无风的黄昏之中，深深的凝滞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听见苦根儿心里翻动着的电闪雷鸣，没有任何人能看见苦根儿脸上那些咸咸的眼泪。

沿着刘主任刚才走的这条小路向东，走十五里下到沟底，然后，沿着一条能走马车的土路再向东

## &lt;&lt;无风之树&gt;&gt;

，走一百五十里，中间还要找个村子住一宿，然后，就能走到县城，走到他当年上小学、上中学的地方。

他就是在那儿成了烈士的孤儿的。

后来，他也就是在那儿碰见了那位作家，才下定了决心，要以父亲为中心人物写一本长篇小说，要以长篇小说中的父亲为榜样，到这个吕梁山最偏远的矮人坪来改天换地的。

二 一抬头，我就看见他裤裆里鼓鼓囊囊的。

还是主任呢，还是国家干部呢，就连这么一阵阵都憋他娘不住啦。

憋不住你倒是去呀，暖玉的门槛没叫你给踢平喽？

暖玉的炕皮没叫你给砸塌喽？

哪一回来矮人坪你不都是直奔暖玉家，睡了暖玉才开会才办事吗？

这一回可倒好，一进村就奔我来了，我弯腰放下斧头就看见了那双干部鞋，就知道是他。

矮人坪的人哪有穿干部鞋的？

都穿方口鞋。

我撂下手里的木柴，堆出满脸的笑。

我说，呵呵，刘主任来啦！

他说，曹永福。

他不叫我拐老五。

叫我曹永福。

我就知道坏事了。

我说，刘主任到家里歇歇，喝口水吧。

他不说喝，也不说不喝。

他说，曹永福，我这回是来清理阶级队伍来了。

我说，呵呵，公家的事情就是忙，就是多哩，哪能不清理清理。

那个裤裆就抖起来了，就听见刘主任哈哈一笑，我扬起脸来就看见一排牙，牙里面都是叫烟卷熏得乌黑一片，像是抹了一层黑釉子。

我就知道，人家要清理的其实就是我。

祖宗的，跑了的都是好人，逮着的都是贼。

当初要是我也跟上我大哥跑了，看你们这队伍咋阶级，咋清理？

刘主任说，哈哈，曹永福，矮人坪要是没有你这么个富农分子，这阶级斗争、政治运动啥的还真没法子搞啦。

你还是真有用啊你。

我就说，呵呵，呵呵。

后来，我就看见了刘主任挎包里的那个酒瓶子。

暖玉说刘主任每回一进门就掏出一瓶午城白酒来，朝炕桌上一墩，嘭，刘主任就说，咱这穷地方，没啥干的，也没啥娱乐的。

然后他就不走了。

然后他就喝酒。

然后他就把暖玉的衣服左一件右一件的扔得满炕都是。

然后他就把暖玉架在自己大腿上，脸对脸的使劲儿。

暖玉说他颠得就像是一匹疯马，颠得她头昏脑涨的能死过去。

暖玉说，他一边颠一边问，还是就问一句，除了我你还和谁？

除了我你还和谁？

除了我你还和谁呀你！

暖玉说，我头晕得能死过去，哪顾得上说话呀。

我就不爱听暖玉说这句话。

你狗日的美得能死过去，你就盼着这个，天底下的女人都他娘的盼着这个。

暖玉暖玉，你咋就不想想矮人坪的男人们伤心不伤心呀？

## &lt;&lt;无风之树&gt;&gt;

矮人也是人呀。

我看见了那个酒瓶子，我就说，呵呵，刘主任回家里歇歇，喝口水吧。

刘主任没说话，一转身要走。

我说，刘主任，我这儿还有几个鸡蛋呢，你拿上下酒吧。

刘主任说，行，吃完了饭，我还得给你们传达中央文件，这一回的运动得正儿八经地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搞。

毛主席早就说了，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。

”这回矮人坪就得抓你这个反面教员啦。

我说，呵呵，那是，那是。

刘主任瞪起眼睛，那是啥呀那是？

这事情没有你富农分子插嘴的空。

拿鸡蛋去吧你！

我就笑了。

我没告诉他，要是我这个富农分子没有了，看你们这队伍咋阶级，咋清理？

看你那中央文件干啥使去？

你光知道急着去暖玉那儿，你知道每回暖玉咋给你倒的酒吗？

你这午城白酒哪一回也得有二两给我留着。

暖玉一边给我倒酒，一边说，拐叔你心眼儿真好，你真知道心疼人啊。

暖玉一边说一边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哭得人心里软得呀，恨不能把天底下的好事情全都给她端到眼前，好让她能笑起来。

这事情你知道吗你？

你压根儿就没见过，你压根儿就不知道。

你瞪啥眼啊你，你鼓着个裤裆，我还不知道你急的个啥。

天柱早就说了，牛是队里的，地是队里的，暖玉也是队里的。

你个当主任的来一回白用一回暖玉，你就不嫌寒碜？

我们供着暖玉，养着暖玉，那是我们矮人坪的男人们愿意，那是我们心甘情愿。

你算啥呀你，端着公家的铁饭碗，还又跑到这儿来抢别人的。

你是主任，谁抢得过你呀。

你当我愿意跟你说话呀，你恁大的个，苦根儿也是恁大的个，跟你们说话就得扬着脸，扬得我脖子都酸啦。

你们这些人到矮人坪干啥来啦你们？

你们不来，我们矮人坪的人不是自己活得好好的？

你们不来，谁能知道天底下还有个矮人坪？

我们不是照样活得平平安安的，不是照样活了多少辈子了？

瘤拐就咋啦？

人矮就咋啦？

这天底下就是叫你们这些大个的人搅和得没有一块安生地方了。

自己不好好活，也不叫别人活。

你们到底算人不算人啊你们？

你们连圈里的牛都不如！

三 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二弟那一脸的吃相。

二弟到底放下了饭碗，两只手捂着肚子哭起来。

放下的饭碗里还有半碗面条呢，榆皮面对得太多，红棱棱的，都看不出玉米面的色儿来了。

二弟捂着肚子叫我，姐，姐，我肚子疼，要疼死我呀，姐，要疼死我呀！

我扭头看看爹，爹已经吃了六碗了，又端着碗站在锅边上了。

娘正把脸埋在那个粗瓷大海碗里呼里呼噜的咽面条，娘已经吃第五碗了。

我一口也没吃，我一口也吃不下去。

## &lt;&lt;无风之树&gt;&gt;

我就穿了那一身红衣裳，顶着个大太阳坐在那个板凳上，看他们吃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吃下多少面条去。

大太阳底下看不见人脸，就听见一片呼里呼噜的响声。

二弟捂着肚子叫我，姐，姐，要疼死我呀，要疼死我呀，我活不了啦。

姐！

我就从那个板凳上忽地站了起来，站起来的时候板凳哐地碰倒了，事后我才看见腿上碰了鸡蛋大的一块淤青。

站起来我就喊，爹！

爹！

你吃死呀你！

你不看看我弟快撑死啦你！

你就吃死吧你！

爹这才放下饭碗转过头来，爹说，虎牛儿，虎牛儿，你小子真他娘给我丢人呀你，你个兔崽子才吃了几碗啊你，倒他娘×的吃不动啦？

看我不揍死你个狗日的！

爹一边骂，一边就把鞋脱下来举在头上，看我不揍死你个狗日的，看我不揍死你个狗目的！

院子里呼里呼噜的声音一下子没有了，大伙都从饭碗上抬起脸来看着爹手里的那只鞋。

我扑到二弟身边，二弟的嘴唇憋得青紫青紫的。

我拼命地喊，爹，爹，快救救我弟吧，二弟真的要死啦！

满院子的人都吓愣了，吓傻了。

人人都端着个大海碗，张着嘴不说话，也不吃面。

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只有二弟那张青紫青紫的嘴，和那剩下的半碗红棱棱的面条。

二弟临咽气的时候对我说，姐，我太饿啦，姐……从老家逃荒出来一路上二弟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，成天揪着我的衣襟说，姐，我饿啦。

二弟，二弟呀，你都活活撑死啦你，你咋还说饿呀你，看看你这肚子吧，硬得都成石板啦，你咋还说饿呀你？

弟，弟，你倒是说话呀你，你咋不说话啦你……爹，爹，我弟真的死了，他真的是撑死了呀……

爹举着鞋扑通一声坐在地上，把那只鞋死命地朝自己头上打，鞋底子上的黄土落了一头一脸，爹说，虎牛儿一，虎牛儿——！

娘手里的粗瓷大海碗哐啦打碎了，还没等娘站起来，就猛一弯腰，哇，把吃下去的面条全都吐到地上了。

那一回，矮人坪的人全都聚在院子里。

等到他们全都站起来，我才看清楚这一村子的瘸拐到底有多矮。

那一回我才看见撑死的人能把嘴憋成什么样。

明晃晃的太阳底下，二弟的嘴青紫青紫的，黑得疹人。

办完了喜事，也埋了二弟，我送爹娘和弟妹们离开矮人坪，送到村口的土崖底下我站住了。

我说，爹，娘，我不送了。

以后，你们别来看我。

也别叫弟弟妹妹们来看我。

也别给我来信问讯我。

我啥也不想知道，啥也不想看见。

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

我就在这儿守着二弟，我怕二弟一个人在这儿孤孤单单地想家。

赶明儿，我就死在这儿，跟二弟就个伴儿。

爹就哭了。

娘也哭了。

弟弟妹妹们也都跟着哭。

<<无风之树>>

我说，都别哭啦，哭啥呀哭。

这不是有一口袋玉米。

二弟死了，人家不是又给赔了这头小毛驴儿。

照理说咱的人是自己撑死的，人家犯不上再赔啥了，人家赔是人家心眼儿好。

管他人高人矮呢，心眼儿好比啥也强。

女人就是女人，再走到哪儿，不也是个嫁人？

我不后悔，真的不后悔。

我就是后悔没看住二弟，我要让他少吃一碗面，他也撑不死了，我就是后悔没看住他，我那会儿也不知是咋啦，睁着个眼啥也看不见，就和个傻子一样。

我真是后悔没看住二弟，我要是看住他，说啥也不能叫他吃最后那一碗，不吃最后那一碗，二弟就能跟着你们回老家了。

爹还哭。

娘也还哭。

弟弟妹妹们也都是哭。

我没哭。

我哭不出来。

我说，都别哭啦，哭啥呀哭？

再哭不也是个走？

都快走吧你们，都别哭啦你们。

你们不走，我就回村啦我。

<<无风之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